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真德秀曰孟荀傳旁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楊慎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畧相似先敘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於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于諸侯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倘有牛鼎之意乎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此法惟韓子得之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

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為齊卿，鄒兗州縣。受業于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

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

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

茅坤曰：太史公傳諸子多草比，以不得于諸子所自為之說故也。

按：以上孟子本傳以下附見

重份曰：太史公歷叙縱橫之徒及鄒衍之尊用，反覆辨論，而其微意專歸功於孟子，孰謂其不知道哉。

按：此下三段以先字推字作眼目，文法錯綜變

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蓋立軻之門人。

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

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

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

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

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

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

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

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立世盛衰。立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

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

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相寬王充竝以衍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榮惑諸侯者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

有裨海環之。

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

且將有裨將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亦是小義也。

董份曰言鄒衍之術其歸節儉仁義倫理本有準則特其始為濫耳言其說怪迂不經濫漫于耳故王公大人初欲從之而其實不易行也

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

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宗本故云濫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

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異常聞而賢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

執賓王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檄席。索隱曰按字

結反韋昭音敷獲反張揖三蒼訓詁云檄拂也謂側行而衣檄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王之禮也

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

世清

董份曰此節敘衍見尊禮言其術能動列國諸侯與孔孟困厄不同然孔孟實不為此也故又引伯夷衛夷梁惠之事見孔孟雖困厄而不肯阿世苟容以取尊禮也其論甚正然又引奚尹之事為衍解釋言其迂怪之術雖一時以登現所而實欲行其仁義節儉之道譬之尹之負鼎奚之飯牛皆作先合而引之大道也前以抑衍

之及長者所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以為敬也

日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

向別錄云鄒子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書有主運篇

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

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怪熒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故武王

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

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

索隱曰孟子于大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

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圓鑿其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

後復解之此太史公極妙處注引呂氏涵牛之鼎本文有何着落

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或曰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王猶方枘圓鑿然也

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飭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

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涸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之意也言

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自騶

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凌奇之甚矣

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

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

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

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各著書

言治亂之事以干世王豈可勝道哉

趙其

邱寶曰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爭鬣之無言其跡似之使其後所言者能出王道則鬣亦何可嘗哉雖然鬣受賜而辭位終身不仕游士之中蓋亦莫之能逮矣

王鏊曰于鬣知梁王之志是探訊左右知之故特以動王欲信其說耳不然鬣豈射覆占隱人哉

淳于鬣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鬣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鬣鬣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

一篇杜子

此正承意觀色也

應志在驅逐

應志在音聲

然私心在彼有之

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

後淳于鬣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鬣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

徐廣曰今

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

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

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鬣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

按齊王高門大屋以覽賓客特以夸世耳非真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五

林

有好賢之志也
不然何孟子之
終身不遇耶太
史公末句下一
言字有味哉

方孝孺曰荀卿剽
掠聖人之餘言使
為近似中正之論
肆然自居于孔子
之道而不疑儼然
儒者也及要其大
言則謂人之性惡
以仁義為偽也妄
為蔓衍不經之詞
以蠅蠹孟子之道
其區七之心不過
欲求異于人而不
自知卒為斯道誤
賊也

第康莊之衢

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高門大屋尊

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

索隱曰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

迂大而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

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爽炙轂過髡

徐廣曰炙轂一作亂調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爽脩衍之

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

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轂

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近蓋即脂器也轂即車

轂過為潤轂之物則轂非衍字明矣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

索隱曰禮食必祭先

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索隱曰禮食必祭先

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

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

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

齊人或讒荀卿荀

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

州承縣有蘭陵山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

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

蘇軾曰昔者常性
李斯事荀卿既而
法滅其書言天變古
道不啻若寇讎
今觀荀卿之書
然後知李斯之所
以事秦者皆出于
荀卿而不足怪也
荀卿者喜為異說

而不讓敢為高論
而不顧者也其言
愚人之所驚小八
之亦喜也由是規
之意其為人必也
剛復不遜而自許
太過彼李斯者又
特甚者耳

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

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

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

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曰

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

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竝孔子同時或

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按平原

君傳騶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

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徐廣

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曰著書之人姓

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

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志云李子三

富國也。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

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

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二逃

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索隱曰尸子名佼音絞長盧未詳。正義曰長

盧九篇。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

呼亦如字。正義曰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

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

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

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

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

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

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

行也加一如字恐

董份曰自如孟子

總前自孟子至吁

子也加一如字恐

行

陸本

按抽出墨翟更
換文法而以一
蓋字起句用二
或曰字叙之何
等瀟灑

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革帶以
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
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
弩之具也訕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
墨子弟子之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按索隱曰
字也釐音裡二云墨子書有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
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游齊魏其
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騶衍談
空康莊雖列
莫見收功

蘇子古史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強
暴游說諸侯諄諄之言冀或信而諸侯習其鄙
詐莫以為然孟子之言非苟為大也不深原其
意詳其實未有以為迂者不嗜殺人者能一
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
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有美惡譬
之火能熟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熟
者苟卿謂惡火能焚者苟之失遠矣

黃震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
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為之傳而傳自受業
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富國強
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
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
陳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
蓋傳申韓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
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者所以長孟
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于齊三為齊
祭酒後為楚蘭陵令春申君歿而卿廢卒
歿於蘭陵葬焉嫉世之濁而鄙儒小拘如
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
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
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凌約言曰太史公略叙孟子游說不遇退
而著書即開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
以荀卿之尊孔子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
孟荀而餘子不與焉其布置之高旨意之
深文詞之潔卓
乎不可尚矣

柯維騏曰荀卿著書詆訾孟子子思又以堯舜為偽人性為惡此其學術弗醇不得與孟子並也太史公序傳雖舉並論然其傳中所敘推尊孟子與孔子同而斷其異於談說之阿世取榮者至敘荀卿乃以繼於談說之士之後且抑之曰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唐韓愈氏作進學解並稱二儒優入聖域非定論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索隱曰戰國策云及諸書並無

茅坤曰讀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俯躬許相卿曰此傳錯用國策語至其摹寫孟嘗君養士而得養士之報則太史公手筆也

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辯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辯謂靖郭君若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

嬰非宣王弟明也

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

成侯賣田忌田忌懼龍齊之邊邑不勝。亾走會威

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

按以因記嬰與忌同將故并記忌事

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

改爲後元也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

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

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乎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

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明年復與梁惠王

會甄音絹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

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

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

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

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

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

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曰薛

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

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

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及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

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

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

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

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文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

按二字字恐無異義

王整曰此論似聞
道者

唐順之曰文之游
俠兆矣

王慎中曰觀文此
論則其少時已有
散財結賓客之志
矣

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

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

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

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

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伏後遺所不知。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子

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

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

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

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

以其省而便事也。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

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子

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

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

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

為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

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

駟鈞封靖郭侯是也。取音鄉亦音緞。取者城隅也。

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

諸侯賓客。及凶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

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其家產業而厚事居業。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賢賤。一與

按索隱註謬

董份曰遺所不知
何人因前問玄孫
之孫為何曰不能
知也故此言遺之
不能知之子孫耳

按以上特次田
文所得為太子
而封于薛之始

按太史公贊中
謂孟嘗君招致
天下任俠姦人
入薛中蓋指此

也。居業。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賢賤。一與

王維楨曰饗食客亦鄙哉一飯以為去而于田文廢毀何有

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剉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蘇代以上偶北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

口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

蘇代以上偶北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

蘇軾曰田文所賓此者至于狗盜皆以容礼食之其取亦陋矣然微此一人幾不脫于氣是之時雖道德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礼義之

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齊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士當救之于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按此恭客之效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列傳

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表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

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

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曰藏取所獻狐白裘

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

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

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夜半至函谷關正義

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

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

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

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

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

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

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

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所擊

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邊

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邊孟嘗君至則

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

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云韓魏而借兵食於

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君以

慶為西周謂薛公也

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已遣之幾為秦害故不自安耳註

史記卷五十五

孟嘗君列傳

五

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

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

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

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

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

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國齊徐夷而秦

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

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

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

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

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

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

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微記姓而

略其名故云魏子收三反而不致一人。孟嘗君問

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人。孟嘗君怒

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

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

嘗君乃奔。索隱曰潛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

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

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

披此莽客之效

史記卷之五

六

劉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公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相秦之公將蘇代謂孟嘗君令齊收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

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遣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

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歿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

按通嗣無後字。略應前五月之子之說。

茅坤曰以下食客之事與前所叙不侷。故別為疏之。

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驩音歡。復作躡。躡音許。表反。躡躡而見之。索隱曰躡音脚。字亦

按叙驩事大妄。國策文自佚宕。

作驕。又作僑。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

舍長曰客何所為。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綏。蒯音苦。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綏音疾。亦作候。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云蒯也。彈其劍而詬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

按列士傳云孟嘗君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

按國策無以為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為貧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為孟嘗君不悅似誤

黃震曰按孟嘗君好客僅得一馮驩平原若好士僅得一毛遂而二君者其始皆不能知之尚何以好士為哉

以二子而二子補之者以貧無聊如稷士於亂世免死而已其後因事而設始非二子初心所期二君其亦幸而得此二子歟

按文之貸錢本為奉客計而驩曰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其為文種德增名多矣驩亦賢矣哉

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

孟嘗君不悅居暮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

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

曰奉符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

與其息索隱曰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

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

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伎亦作枝宜可令

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

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

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

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

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

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

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

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

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

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

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

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

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

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

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

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

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

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

多。急即以逃，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

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

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

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

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

按戰國策馮驩於薛債券後其年孟嘗君免相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以迎太史公不載似缺始末

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

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

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

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

軾結鞅，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鞅

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

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蹠而問之曰：何

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

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

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

按馮驩一說秦齊而孟嘗君之黃金封邑踰于平時正與蘇代振其茂之事同

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雖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

董份曰使人至境候秦使者未信馮驩之言欲驗其實也
羅洪先曰田文食客三千而卒以馮驩一人復其位賢士誠不易哉

許相卿曰讀至此券客終是虛聲

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

王維楨曰驢言近人情矣然非君子之交道也

按此段戰國策譚拾子語

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聚。趨向也。又音趨。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音潮。言市之行列有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凶者無也。

張之象曰：傳末復申此一段見孟嘗君所以遇客如故亦一例也

董份曰：此贊其好客美刺並顯

凌約言曰：此傳以由文好客立柱。觀其初說父曰：門下不見一賢者。則亦客之心已萌矣。既而食客數千。不擇而擊。善遇之。是以雞鳴狗盜之流。卒賴其力以脫虎口之危。而魏子之自到官門。馮驩之復其封邑。皆食客之効也。雖不無背文而去者。而文卒遇

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

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

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

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彊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

煖如何承睫薛縣徒有

蘇子古史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以割

之如故非其天性
然平太史謂其好
客自喜而名不虛
其以是夫

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
于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為名與韓魏
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予韓魏僅乃
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
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
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恃其聽蘇代之計臨
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
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歿于秦由此觀之
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
耳世豈有以大義而屈于不義者哉

陳仁子曰客之稱四海一君之世無是也
故在春秋時百里奚虞人也而客於秦苗
賁皇楚人也而客於晉樂盈之去晉而客
也為晉之憂子胥之去楚而客也為楚之
患大抵皆客也浸淫至戰國談天雕龍蜂
起泉湧猶空言爾儀秦以從橫為劍佩其
禍生民何限哉而四公子之徒直以取數
之多爭為雄長要其所得不過雞鳴狗盜
之輩爾夫何益于大故乎誠使當時之客
如孟氏焉在梁曰仁義在齊又曰仁義執

吾之正論以治天下則四公子之禮遇不
為虛設其亦度乎有補也而奈之何其不
然也是以史遷於田文也斷之曰自喜夫
固片其為一己之私好非天下之公好焉
耳然則客之為禍他日浸浸不已非田文
之徒實漲其波而誰哉至若秦王之興以
囊括四海包舉宇宙之志非戰國爭立比
也而猶曰逐客不知是客也將何歸乎是
必如晉之范粲寢所乘車
足不履地乃可良用一慨

楊維禎曰秦聞田文賢而請于齊收天下
之豪傑以屠之爾文信甘心以往獨不聞
楚懷王之執乎位文以相其能容于國舅
魏將軍乎文客以千計公孫弘稱可以致
主伯王者五人未聞五人者為文計何也
吾是以知文之客皆雞狗耳或曰文養雞
狗終賴雞狗以脫歟雞狗何負于文哉吁
苟客有一人異于雞狗者則文何翅於脫
歟三國伐秦兵臨函谷師出有名秦人為
之震恐割地求解是舉也楚囚可出齊國

可伯又信蘇代以罷兵客
無一人異于雞犬者信矣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 終

